

文藝叢刻甲集

顧曲塵談

冊 下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吳縣吳梅編

文藝叢刊
甲集

顧曲塵談

卷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Belles Lettres Series
TALKS ON CHINESE DRAMATIC POETRY

By

W U M E I

1st ed., Dec., 1916

4th ed., Oct., 1926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回) 文藝叢刊
甲 集 顧曲塵談 (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縣 吳梅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顧曲塵談卷下

第二章 製曲

製曲者。文人自填詞曲。以陶寫性情也。音律之道。前章已論之詳矣。茲分作劇法。作清曲法。二種爲學者之先導焉。

第一節 論作劇法

傳奇之名。雖昉於金源。顧宋趙德麟會真記連廂詞。以七言韻語。加入微之原文。而按節彈唱。則已啓傳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於金耳。自是以後。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名稱滋多。皆見陶宗儀輟耕錄。明人南曲盛行。所作院本。有多至數十折者。於是以篇幅長者爲傳奇。以短者爲雜劇。或又以南詞爲傳奇。北曲爲雜劇。相沿至今。其名未改。雖違本意。顧亦可從也。余今所論。爲總言作劇之理。故不分傳奇雜劇。南詞北曲之名。大抵劇之妙處。在一真字。真也者。切實不浮。感人心脾之謂也。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所以日甚之故。皆由於人心之喜新尙異。劇之

作用。本在規正風俗。顧莊論道德。取語錄格言之糟粕。以求補救社會。此固勢有所不能也。就人心之所向而爲之。無形之規導。則不妨就末流之習。漸返於正。始之音。故新異。但祈不詭於法而已。新之有道。異之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真。俾觀者知所懲勸。而無敢於爲惡。斯亦可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反中庸。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易無方之異。則庶幾人皆樂於從事。而案頭場上交相爲美。此真之說也。其次須有風趣。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太史公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言於傳奇中最合。宋人說部中載錢惟演。楊億。好爲玉溪體詩。創爲西昆體。一時臺館諸公。悉爲效法。翕然成風。時有一伶人。飾李玉溪上場。衣服破碎。形容憔悴。曰。我被館閣諸公。擣摑殆盡矣。滿座哄然。又史彌遠用事時。奔競日甚。歲時讌集。伶人有飾顏淵者。搔首躊躇曰。夫子之道。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遠。一人問曰。鑽之彌堅。何云彌遠。答曰。現在那個不鑽。彌遠衆爲斂容。諸如此類。最爲有裨風教。設置身當日。亦未有不掩。

口胡盧者此卽談言微中也。若掇拾市井謔語或穢褻不文則又一無足取蓋風趣雖不可少而懲勸要有所歸設遇未便明言之處正不妨假草木昆蟲之微以寓扶偏救弊之旨所謂正告之不足旁引曲喻之則有餘也此風趣之說也曰真曰趣作劇者不可不知真所以補風化趣所以動觀聽而其唯一之宗旨則尤在於美之一字此其大概也至其緊要則條論之。

(一)結構宜謹嚴 填詞之道如行文然必須規矩局度整齊不紊則一部大文始終潔淨讀之者雖覺山重水複而岡巒起伏自有迴顧紆徐之致數十齣中一齣不能刪一齣不可加關目雖多線索自晰斯爲美也故填詞者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須將全部綱領布置妥帖何處可加饒折何處可設節目角色分配如何可以勻稱排場冷熱如何可以調劑通盤籌算總以脈絡分明事實離奇爲要譬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

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須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使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或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資料。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也。是故作傳奇者。不可急急拈毫袖手。於始方可振筆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近人傳奇。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終不能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盡善耳。今就鄙見所及者。略述如下。

(甲) 戒諷刺 傳奇之作用。之代木鐸。因世間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之爲善。誠之爲惡。其道無由。乃設此種文字。借優人說法。與大眾齊聽。意謂善者如此。惡者如彼。而文人才士。亦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成此錦繡之文。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彌災之具也。之刻薄者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爲報讎洩恨之具。心所喜者。施以生日之名。心所惡者。變以淨丑之面。且舉千百年未

聞之醜形怪狀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誣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兇造孽之需乎。余聞故老言。明王九思附劉瑾。得調吏部文選司。瑾敗。勒令致仕。後復永錮終身。時李東陽柄國。不爲之緩頰。九思遂深恨東陽。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杜子美沽酒游春雜劇。力詆西涯。流轉騰湧。一時關隴之士。翕然和之。嘉靖初。有議起九思者。或言於朝曰。游春一劇。李林甫爲西涯相國。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可見以文字誣讖人者。不能害人行。且自害耳。又康對山弘治中狀元也。當正德初。李夢陽忤劉瑾。繫詔獄。夢陽求救於對山。對山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乎。乃往謁瑾。爲之排解。李遂得免。瑾敗。康落職。夢陽不一援手。對山恨焉。乃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而馬中錫又爲中山狼立傳。於是天下無不知夢陽之負對山也。夫康救李於危急之中。李曾不一思圖報。其曲固在李。不在康。而康必欲借中山狼以比夢陽。非特文人輕薄。

抑且無容人之度。倖倖然見於其面。亦何爲哉。在夢陽以怨報德。殊失君子之行。而對山播之詞場。使後人交相指摘。目爲小丈夫之所作爲。則亦何快此一時之憤也。傳奇一事。最易賈怨。即使無所寄託。猶或爲之憑空臆造。況眞有所指乎。他不具論。卽如琵琶記。牡丹亭。固千古之妙文也。或謂琵琶記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合計王字。共有四個。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成此倒峽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芳。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史漢。與天地山河同此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者。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明之爲人。必有善行。可取。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

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辨之創爲此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
又牡丹亭一書人又謂湯若士譏刺曇陽子而作楊恩壽詞餘叢話云若士應
春官試忤陳眉公遂以媒孽下第時太倉王相國爲總裁相國本若士座師亦
素厚眉公者若士遂恨相國入骨適曇陽坐化後嶺南又有一曇陽出現與一
士人爲眷屬風聞遠邇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故記中有還魂之舉而蔣心
餘作臨川夢曲亦信此說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
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於是若士此曲乃爲端人正士所不取豈知皆子
虛烏有乎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
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
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卽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其序中
亦記太倉相君之語與靜志居詩話適合可知此說實是不確而後人反言之
鑿鑿不惟可笑抑且有乖典則矣是故作傳奇者切要滌去此種肺腑務存忠

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則令德令聞始足與元明諸家並壽矣。

(乙)立主腦 傳奇主腦。總在生旦一切他色。止爲此一生一旦之供給。一部劇中有無數人名。究竟都是陪客。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卽其一人之身。自始至終。又有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都是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所謂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確有可傳。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堪千古矣。如實甫西廂記。止爲張君瑞一人而設。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事而生。夫人許婚。張生望配。紅娘勇於作合。鶯鶯敢於失身。皆由於此。是則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之主腦也。如紅梨記。止爲趙伯疇一人而設。而趙伯疇一人。又止爲錦囊寄情一事。其餘關目。皆從此一事而生。王輔之拘禁素秋。錢八之巧於作合。花婆之計賺紅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於此。是則錦囊寄情四字。卽作紅梨之主腦也。惟文人好事。往往標新立異。離奇變幻。無所不至。然其線

索清。澈脈絡分明。雖機趣橫生。而事實始終整潔。試觀桃花扇全部記明季時事頭緒。雖多而繫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尤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余嘗謂桃花扇爲曲中異軍。亡友黃摩西以爲至言。後人作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設許多他事。卽爲此一事而作。於是假託神怪。或糅雜鬼魅。若雙珠之投淵。遇神獅吼之徧游地獄。六尺氍毹。人鬼參半。皆由好奇之心。太過山窮水盡。不得不設一幻境。以便生旦當場團圓。實則線索未清。補救不來而已。余謂與其作傳奇而捉襟露肘。毋寧作雜劇而點筆成金。若徐天池之四聲猿。楊笠湖之吟風閣。何嘗不膾炙人口。必欲勉強成四十齣。東塗西抹。如不繫之舟。無梁之屋。亦甚無謂也。

(丙)脫窠臼 傳奇者以奇事可傳也。事若不奇。勢必不傳。何必浪費筆墨哉。韓文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作文如是。填詞亦然。余嘗讀明人諸曲。往往以婢女代嫁。亦屬厭套。又生必貧困。旦必賢淑。

先訂朱陳而女家或毀盟。或賴婚。當其時必有一富豪公子。見色垂涎。設計以圖殺生者。女父母轉許公子而生卒。得他人之救。應試及第。奉旨完姻。置公子於法。然後當場團圓。十部傳奇。幾有五六種。如此者。嘻。亦難矣。夫盜襲古人舊作。而自詡新著。可羞孰甚。天下新奇之事。日出。不窮。今古風俗之異。宜不知凡幾。從此着想。儘有妙文。何必彙集各劇。東割一段。西竊一段。成此千補百衲之敝衣乎。且吾所謂脫窠臼者。蓋欲一新詞場之耳目也。卽論舊劇。元明以來。從無死後還魂之事。玉簫女兩世姻緣。亦是投胎換身。自湯若士杜麗娘還魂後。頓使排場一新。且於冥間游魂冥誓一節。又添出許多妙文。是還魂一節。若士所獨創也。又如桃花扇。不令生旦團圓。趁中元建醮之際。令生旦各修正果。并云「家國何在。君父何在。偏是兒女之情。不能割斷。」真足令人猛然警覺。而於作者填詞之旨。尤爲脗合。又開場副末。不用舊日排場。末後餘韻一折。更覺蒼涼悲壯。試問今古傳奇。從來有此場面乎。是特破生旦團圓之成格。東塘所

獨創也。（孔東塘友人顧彩曾改桃花扇脩眞入道諸折使朝宗香君成爲眷屬東塘嘗貽書道謝自余觀之直黑漆斷紋琴而已何足道哉）是故窠臼云者非特竊取排場也卽通本無一獨創之格亦是窠臼填詞一道文人下筆欲詞采富麗恢恢乎游刃有餘而欲排場嶄新則難之又難蓋此皆優伶之事不甚措意而所失卽在於此不可不審慎出之也余謂欲脫窠臼有一至簡至便之法今日劇場布景日新月異凡目不經見之事物不妨設幻景以現之但取歷史中事實其有可驚可愕可感可泣者譜成詞曲而復襯以布景俾閱者如置身其間忽爾掩泣悲啼忽爾歡容笑口以今時之砌抹（劇中所用諸物統名砌抹）演舊日之聲容有不令人慷慨激昂頓足起舞者吾未之信也

（丁）密針線 傳奇全本統計不下數十折此數十折中關目孔多事實頗煩而於起伏照應之處須如草蛇灰線令人無罅隙之可尋無縫天衣不着一針線痕迹方是妙文昔人謂作劇如作衣其初則以完全者翦碎其後則以翦碎

者使之合成此真至理名言也。卽如西廂不先將鄭恆安置妥帖直至憤爭昏姻觸階而死殊於情理不合。琵琶記尤甚。子中狀頭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繁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書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有數百里而輒云萬里家山此尤背謬之至者也。古人尙有此失今人可勿留意是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通身布置周到其起伏照應一如作一篇文章然骨肉停勻情理周到而後施以詞藻則華實交茂矣。

(戊)減頭緒 頭緒繁多曲之大病也。試思觀劇者於一日半日之間而欲明此劇中情節全在一線到底無旁見側出之情則孰主孰賓一覽而知矣。若喜設關目多添角色則通部前後或有照應不及之處而線索紊矣。線索既紊將使觀場者茫然不知其事之始末且劇中止有生旦淨丑諸角目苟關目一多則人數亦不能少而場上脚色止此數人上場下場又易與主任脚色(卽一劇中之主人翁)相混而通本反覺模糊不清矣。舊劇中如屠赤水之曇花記。

木西來固爲主任脚色。而貪襲仙佛話頭。曲情多。而事情少。遂至頭緒不明。故當時有點鬼簿之誚。又如吳石渠四種。以綠牡丹爲簡明。通本關目。止在綠牡丹一枝。沈老之衡文。瑤草之捉刀。二才媛之憐才。皆另有一種緊湊縝密之致。而尤能別開一生面試問。隔簾試壻。古今有是事否。此因頭緒不繁。故能步步引人入勝也。餘若情郵一記。已稍稍煩瑣。至於療妬羹（譜馮小青事）貪用小青本傳。遂至不能擇別。雖齟齬皆佳。顧止可作散套觀。非所論於傳奇矣。他劇犯此者至多。不勝條舉。學者宜避此病。方爲上乘。

〔己〕均勞逸 傳奇中脚色。總言之曰生旦淨丑。自明中葉海鹽派盛行。繼之以崑腔。而脚色遂繁。生有老生、官生、巾生、二生之名。旦有老旦、正旦、搽旦、小旦、貼旦之名。淨有大小中之區別。惟丑則一耳。統計有十三門。今世人謂十門脚色。舉其成數言之也。未有崑腔以前。每本傳奇所用脚色。大率以一人終始之。自開場至結尾。無論多至數十折。總以一色任之。從無有數人分任其勞者也。

崑劇既盛。角目之分析亦細。而每一部中所蓄伶人。各色均不下七八人。故凡演一劇。先將劇中所定角目。逐折細檢。同一生脚也。第幾折宜用官生。第幾折宜用巾生。同一旦脚也。某幾折宜用正旦。某幾折宜用小旦。各視曲中文字。與事蹟之何若。而後定爲某脚。某脚也是則崑劇中之角目。已較弋陽腔稍逸矣。惟崑曲悠揚綿邈。每終一曲。其難比他曲。不啻數倍。故角目雖分析至細。而其所負之責。曾不少輕焉。是以填詞者。當知優伶之勞逸。如上一折以生爲主脚。則下一折再不可用生脚矣。上一折以旦爲主脚。則下一折亦不可用旦脚矣。他脚色亦然。此其故有二也。一則優伶更番執役。不致十分過勞。二則衣飾裙釵更換。頗費時間。設使前後二折同是一脚色。任之衣飾服御。無一更換。猶可勉強而行。倘若必須更換。則萬萬來不及者。前折之下場。與後折之上場。爲時不過三五分。以極短促之時間。而更換此最難穿戴之服飾。雖十手猶不能爲也。文人填詞。能歌者已少。能知此理者。非曾經串演不能。故尤少也。往讀名家